



國王的新衣

——不存在的新聞

楊志弘／著



636565

Y G21-53
895

國王的新衣



——
不存在的新聞



／楊志弘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不可一世叢書5〉

國王的新衣——不存在的新聞

著作者／楊志弘

發行人／張英華

出版者／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三八五號六〇七室

電話／七七六三九八八

郵政劃撥／一一〇一〇二二一四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七一七號

印刷所／嘉信印刷廠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初版

定價／125元

(代序)

媒介批判者的反思

聯合文學
總編輯

丘彥明

——與楊志弘的對話

不存在的新聞

丘彥明：由於在新聞界工作，親朋好友或是故舊新知，見面的話題總逃不了報紙、電視說的那些事。一般人對媒介傳播訊息半信半疑，而你幾年來深入的分析媒介報導的消息之後，結論如何？

楊志弘：這些年來，我歷經「媒介消費者」、「媒介工作者」和「媒介批判者」三種角色，深刻地體識到「新聞世界」與「真實世界」的鉅大差距。

我發現：新聞媒介上報導的「新聞世界」，有時在「真實世界」上不存在；「真實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有時在「新聞世界」上也不存在。因此，每當發生「不存在的新聞」現象時，就是新聞媒介在縫製一件童話寓言中「國王的新衣」！

「媒介消費者」的覺醒

丘：剛才你提到你在與媒介有關工作上，三種不同角色的轉折。可否先請你談談，如何從第一種角色「媒介消費者」中覺醒過來？

楊：民國六十三年，當我還是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二年級學生時，曾因一篇題為「推動社會的手——兼論社會問題的製造者」的課業報告，和授課教授有過一場爭辯。爭辯的主題是新聞從業員那隻「執筆的手」。

在那篇報告中，我以一個「媒介消費者」的角度，強調執筆的新聞從業員，擁有一隻「推動社會的手」，可以將社會往前推，也可能將社會往後推。因此，執筆的手不僅要忠實地反映各階層民衆的利益，更要將民衆利益和整體的社會利益整合起來，以便將社會推向正確的發展方向。在文章の後半部（也就是引起爭辯的部份）我舉出某些實例來分析部分新聞報導和新聞評論的不當，並檢討部分新聞從業員下筆的不負責任和枉顧事實。因此，我在結論時批判部分「推動社會的手」將我們的社會推到反發展的歧途上，並在文末指責部分「執筆者」猶如「社會問題的製造者」。

當年那場爭辯，並未獲得結論。對於授課教授所批「論調偏頗」的評語，當時雖然「口

服」，但一直未能「心服」。可是，我研究大眾傳播的興趣，卻從此被充分地激發、提昇起來，甚至影響、決定我往後走上「媒介工作者」及「媒介批判者」的道路。直到我修畢大學課程，進入政大新聞研究所研習傳播理論，並投身新聞工作的行列時，才覺察當年那篇報告的某些詞彙是過重了些。可是，當年出自於「媒介消費者」的覺醒和關懷，這些年來卻更加地堅定和執著。

「媒介工作者」的經驗

丘：你確定自己在「媒介消費者」的反思中，充分的被激發、提昇起來，影響並決定你走上「媒介工作者」角色的道路。

在我的記憶之中，你擔任「媒介工作者」，應該是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中間的日子。那段時間，整個臺灣的政治、經濟都面臨著強烈的衝擊，你如何來面對這樣的挑戰？

楊：在我從事新聞工作的日子裏，臺灣地區正面臨「中壢事件」、「中美斷交」和「美麗島事件」等接踵不斷的鉅大衝擊。這一連串內外交相的拂逆，對於「媒介工作者」是極其嚴肅、沉重的挑戰和考驗。我曾不只一次，在採訪歸來後，接連數夜，面對著書桌上攤放好的稿紙，卻遲遲無法落筆，靜坐到天明。那種親身目睹生命無奈和社會不公的殘酷現實，使

我飽受悲痛、沮喪與悸動的煎熬。可是，採訪的工作也使我刻骨銘心地感受到人類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的生活體驗，從中我體識到人類的關懷和生命的信念。

在扮演「媒介工作者」期間，我同時在輔大社會系和文大新聞學系，講授「傳播社會學」和「傳播研究方法」課程。面對著講臺下的學生，我在講臺上認真地自剖「媒介工作者」的新聞世界。這種基於知識探索的自省過程，讓我更真切地透視到大眾媒介和「政治機器」交相運作下的可畏力量；也讓我心驚到新聞世界的扭曲面貌。

此外，「媒介工作者」的某些「職業性反應」，更讓我不時萌生自責之念。七十二年三月，國畫大師張大千病危送醫急救，一羣記者蜂擁在病房外等候消息，每當有人獲准進出病房時，照相機的閃光燈此起彼落，並夾雜著急切的問話：「情況如何？還要再等多久？」新聞記者在新聞工作壓力下，失去了對人本身的關懷，讓我感到難過和羞愧。

那段期間，我悚然發現鉛字印出來的每篇報導，在我眼中已逐漸成為單純的「新聞」了；我發覺在成長為一位熟練「媒介工作者」的過程中，我也正在遠離新聞事件背後有血有肉的主體——人。那年八月，為突破自我要求的心理困境，我離開新聞實務界，接受銘傳大傳科的專任教職，開始反思過去幾年來「媒介工作者」的歷程。

「媒介批判者」的反思

丘：這是「媒介工作者」很沉痛的自我控訴——悚然發現鉛字印出來的每篇報導，在眼中已逐漸成為單純的「新聞」，自己正遠離新聞事件背後有血有肉的人！

一九八二年開始，逐漸轉化為第三種角色，至一九八五年接任銘傳大眾傳播科主任，正式完全地扮演起「媒介批判者」的角色，把自己設定在「與媒介對立」的聲音與位置之上，這是如何跨越的一段心路歷程？

楊：大專校園的學術環境和教學經驗，讓我有機會冷靜思索新聞世界的種種「迷思」(myth)，我開始將研究室的研究心得，透過授課、講演和撰文的途徑，企圖要打開新聞世界的「黑箱」。

在社會學的關懷精神和傳播社會學的理论角度下，我嘗試扮演「媒介批判者」的角色，希望透過將媒介知識國民化的過程，來厚植監督媒介的社會資源。

我從一位「媒介消費者」的自我覺醒開始，進而加入「媒介工作者」的行列，一直在關注媒介扭曲下的「不存在的新聞」現象。從事媒介工作時的經驗，使我覺察到當前環境下，「政治機器」的龐大影響力，因此我認真地思考，媒介在政治壓力下應如何發出「對立的聲

音」。在中美斷交的「當頭棒喝」下，我目睹「媒介工作者」日以繼夜穿梭在社會的每個角落，發揮整合社會的積極功能。近幾年，站在新聞大傳教育的崗位上，我以「媒介批判者」自期，企圖要列出「媒介診斷書」來推動媒介的發展。

歷經三種角色後的體認

丘：經歷三種截然不同的角色，重新回顧思考，你後不後悔走過這樣漫長的道路？或者有什麼新的體認？

楊：歷經「媒介消費者」、「媒介工作者」和「媒介批判者」三種角色，再反思目前國內的媒介狀況，我對這三種角色有了另一層的體認：

第一、我體認到，精挑細選的「媒介消費者」，將是媒介發展的社會基礎；因此，發起一種主動的、積極的「媒介消費者運動」，將是推動媒介發展的必要途徑。

第二、我體認到，大公報主持人張季鸞的文人論政之中國報人精神，應是國內「媒介工作者」追求的典範；因為，唯有發揮張季鸞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精神，才能杜絕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專橫，善盡「媒介工作者」的社會責任。

第三、我體認到，扮演「媒介批判者」的角色，是從事新聞大傳教育者的職責。因為新

聞大傳教育者扮演「媒介批判者」的角色，才能將新聞大傳科系的學生，培養成爲執著專業理念的「媒介工作者」；或是至少薰陶出耳聰目明的「媒介消費者」。正因爲如此，我將扮演「媒介批判者」的角色，看得比「媒介工作者」更爲重要。

深厚期盼下的苛責

丘：「媒介批判者」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在媒介力量龐大的現實社會中。你居然要出版這樣的一本書：既要控訴媒介報導偏差下的不存在的新聞；又要呼籲媒介應扮演「對立的聲音」的角色；還對媒介過去功能的運用「當頭棒喝」；更積極地爲媒介下診斷書。這是怎樣的一份心情？

楊：名報人普立茲說：「假使國家是一艘船，新聞記者就是站在船橋上的瞭望者。他要注意來往的船隻，以及在水平線上出現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他要報告漂流的遇難者，以便可以將其救起；他要透視霧幕和風暴，以便對前途的危險提出警告。他是在那裏照顧那些信任他的人們的安全和福祉。」多年來，這段話一直是我信守的準則，因此我對「媒介工作者」也一直有著深厚的期盼和較重的苛責。

目 錄

《序》

《不存在的新聞》

國王的新衣

——不應濫用協議來封鎖新聞

被扭曲的世界

——析論西方新聞界的偏見及新聞壟斷

財大才能辦報？

把候選人的政見送上報社印刷機

「報紙審判」戕害司法獨立

「狼來了」的危機

建立記者採訪權的公信力

——新聞記者屢遭暴力侵犯的檢討

報紙發行量的「陣痛」

《對立的聲音》

「對立」而不「敵對」！

論新聞界與政府的關係

新聞的內銷與外銷

在大眾媒介上開「國建會」

政治溝通是一種生活程序

對外宣傳那裏走？

——兼為對外宣傳研究專責機構催生

《當頭棒喝》

我聽見人家說

——臺灣地區耳語現象的初步探微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從「美麗島事件」談羣衆心理及行為

危機時期的傳播現象

報紙在「中美斷交」時作了些什麼？

《媒介診斷書》

資訊社會的挑戰

——建構資訊社會面臨的課題及其因應措施

報業體質的良性變遷

——報紙調整版面內容的觀察

大眾媒介應如何回饋社會

——從「功能」與「規範」的層面來分析

替台灣雜誌業把脈

——民國七十三年、七十四年雜誌出版業概況

紅色的傳聲筒

——析論中共的傳播體系

打著傳統反傳統

——中共「通俗媒介」之研究

《跋》

不存在的新聞

以爲制敵。在記者會開以前，假使山東中國時報在場採訪的記者下「逐客令」，但這位記

「國王的新衣」！

——不應濫用協議來封鎖新聞

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晚間，目睹索忍尼辛抵達桃園機場的人不在少數，若隔日的新聞媒介仍裝聾作啞，接受不應有的協調，而妄加封鎖此項消息，無異是聯手共同縫製一件寓言中「國王的新衣」，將使社會大眾知的權力受到莫大損害！

●十月十六日，晚間八時三十分，索忍尼辛抵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受到在場鵠候多時的各方有關人士的包圍，在攝影記者鎂光燈此起彼落的閃亮下，鑽進迎接他的專車。

●十月十七日，「中國時報」獨家披露索氏抵臺訪問消息。下午四時，負責邀訪索氏來訪的吳三連文藝基金會秘書長吳豐山，召開記者會公開指責中國時報破壞新聞同業的協議，先行刊登索氏抵臺新聞，他並聲明將拒絕提供中國時報有關索氏在臺活動的任何新聞服務，以爲制裁。在記者會開始前，吳豐山曾對中國時報在場採訪的記者下「逐客令」，但這位記

者並未離席。

●十月十八日，十七家新聞傳播機構編採負責人，爲索氏訪華新聞報導，發表「我們的共同聲明」，指責中國時報不遵守協議。中國時報亦發表「本報嚴正聲明」，說明維護新聞自由和讀者知之權利的一貫立場。

索氏抵台消息起風波

在我國傳播史上，十七家傳播機構聯合發表共同聲明，指責一家同業，是前所未有的事。國人對索氏訪臺新聞的關注，也不僅止於新聞事件的本身，更受人重視的是，各傳播機構在處理該新聞報導時，所發生的爭議。

索氏抵臺新聞報導的風波，原因是：邀訪單位希望透過新聞協調方式，將該消息列爲「請勿發表的消息」(Off-the-record Information)，而予以暫時的封鎖。但，新聞協調結果失敗，索氏抵臺新聞未能被封鎖。

所謂「請勿發表的消息」，乃是新聞來源與新聞媒介間，或各新聞媒介彼此相互間，經過事前的協調或協議，對某一消息採取永遠或暫時的封鎖。但，「請勿發表的消息」有其客觀條件的限制，並非新聞來源主觀的要求或新聞媒介主觀的意願，即可隨意將某一消息列爲